

闻一多学术文钞



神话研究

SHEN HUA YAN JIU



巴蜀书社

第一卷 神话研究



神话研究

SHEN HUA YAN JIU

上海书店出版社

· 闻一多学术文钞 ·

神话研究



巴蜀书社

中国 · 成都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闻一多学术文钞. /神话研究/李定凯编校. - 成都:巴蜀书社, 2002

ISBN 7-80659-404-3

I. 闻… II. 李… III. ①闻一多(1899~1946)
- 文钞②神话-研究-中国 IV. C52
③唐诗-文学研究 IV. C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75932 号

策划编辑 段志洪

责任编辑 李 嘉

封面设计 李文金

闻一多学术文钞·神话研究

李定凯 编校

巴蜀书社出版发行

(成都盐道街三号 邮编 610012)

总编室电话(028)86656816

发行科电话(028)86662019

新华书店经销

四川机投气象印刷厂印刷

电话:(028)87427333

开本 850×1168 1/32

印张 5.375

字数 160 千

2002 年 12 月第一版

2002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

ISBN 7-80659-404-3/1·152

定价:12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

前 言

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，由于历史环境的激荡，中西文化之碰撞，使传统的学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涌现出一批大师级的学者。经过他们不懈的努力，为我们留下足以垂范后世的经典之作。直到今天，大师们的开拓性成果，依然是多门学科研究的起点。近年来，一些有眼光的出版社，重印了多种名著，使年青一代学者有机会研读到大师们的著作，受益是多方面的。一贯以文化积累为己任的巴蜀书社，在重印学术大师的著作选题上，将闻一多先生的学术著作放在首位，促成了《闻一多学术文钞》的问世。

闻一多（1899——1946）是我国著名的诗人和民主斗士，更是著名的学者。他在《周易》、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、《庄子》及唐诗、神话、古文字等诸多研究领域，作了大量开创性的研究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，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。郭沫若先生在开明版《闻一多全集》序言中，评价闻先生的研究工作时说：“眼光的犀利，考索的赅博，立说的新颖而翔实，不仅是前无古人，恐怕还要后无来者的。”就闻先生的学术成就而言，这种评价绝非溢美之辞，是对闻

先生治学最为准确的概括。

闻先生的著述，生前结集出版的很少，大多散见于多种报刊之中。先生去世后，在朱自清先生主持下，编辑了《闻一多全集》，于1948年由开明书店出版。1994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《闻一多全集》。除此之外，先生尚有大量未刊遗作手稿，由家属捐赠北京图书馆收藏。

由于闻一多先生的著述数量巨大，涉及领域颇为广泛，让那些无力购置《全集》而又想阅读和收藏某一类成果的读者处于两难之境。巴蜀书社考虑到这些因素，提出了反映闻一多先生学术精华，以类相从，篇幅不大，方便购阅的编选思路。因有此明晰的编选宗旨，编者在首辑中，择其精要，不求全貌，以能反映闻先生独特的治学门径和方法为准，辑成《周易》、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、神话、唐诗人五个研究领域，各为一册。余者容后续编，次第推出。

所选各册内容，均以开明本为底本，参校原刊文字及其他版本，凡作者行文有见疑衍误之处，一仍其旧，作者用字及符号等习惯原则上亦不作改动，以存原貌。又，近代学者著作，在引用书证时，有或略或减，或略去出处之习惯，闻先生著作中亦有此种现象，限于本书体例和宗旨，未做专门校补，望读者明察。

愿这辑小书能使闻一多先生的学术成果流布到普通读者手中。

李定凯

2002年9月19日

目 录

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	(1)
一、候人诗释义	(1)
二、候人诗与高唐赋	(7)
三、释 隋	(8)
四、虹与美人	(12)
五、曹卫与楚	(16)
六、高唐与高阳	(17)
七、高唐神女与涂山氏	(21)
八、云梦与桑林	(23)
九、结 论	(27)
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补记	(36)
姜嫄履大人迹考	(40)

伏羲考	(49)
一、引 论	(49)
二、从人首蛇身像谈到龙与图腾	(60)
三、战争与洪水	(95)
四、汉苗的种族关系	(102)
五、伏羲与葫芦	(105)
神仙考	(130)
一、神仙思想之发展	(130)
二、神仙说及其理论与技术	(136)
龙 凤	(162)

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

一 候人诗释义

要想明白这位神女的底蕴，唯一的捷径恐怕还是从一个较迂远的距离——《诗经·曹风》的《候人篇》出发。从《候人》诗到《高唐赋》是一个大弯子，然而这趟路程无法缩短。

《候人》是怎么一回事呢？《序》曰：“刺近小人也，共公远君子而近小人焉。”朱子说：“此诗但以‘三百赤芾’合于左氏所记晋侯入曹之事，序遂以为共公，未知然否。”这句“未知然否”太客气了。我认为不但共公与诗无关，连那所谓“近小人”也是谎话。“远君子”则又是谎话中的废话。一个少女派人去迎接他所私恋的人，没有迎着。诗中大意如此而已。若要摹仿作序者的腔调，我们便应当说：“《候人》

刺淫女也。”理由可以分作三点来陈述。

《候人》三章曰：

维鵜在梁，不濡其喙——彼其之子，不遂其媾。

在《国风》里男女间往往用鱼来比喻他或她的对方。例如：

岂其食鱼，必河之魴？岂其取妻，必齐之姜？（《陈风·衡门》）

是以鱼比女人。又如：

鱼网之设，鸿则罹之^①——燕婉之求，得此戚施。

（《邶风·新台》）

九罭之鱼，鲋鲋——我觐之子，衮衣绣裳。（《豳风·九罭》）

敝笱在梁，其鱼魴鰈——齐子归止，其从如云。

（《齐风·敝笱》）

魴鱼赍尾，王室如毁。（《周南·汝坟》）

全是以鱼比男人。此外若：

簞簞竹竿，以钓于淇——岂不尔思？远莫致之。

（《卫风·竹竿》）

其钓维何？维丝伊缗——齐侯之子，平王之孙。

（《召南·何彼秣矣》）

虽不露出鱼字，而意中皆有鱼。《候人》的“维鵜在梁，不濡其喙”，正属于这一例。鵜即鵜鹋，是一种捕鱼的鸟^②。鵜在梁上，不濡其喙，当然没有捕着鱼。诗的意思是以鵜不得鱼比女子没得着男人，所以下文说：“彼其之子，不遂其媾。”

《候人》四章曰：

荃兮蔚兮，南山朝隤——婉兮变兮，季女斯饥。

朝隤是后话。目前我们要检验的是这“饥”字。解诗者因为昧于古人的语言中照样的也有成语，往往把一句诗照字面硬讲去，因而闹出笑话来，这里的“季女斯饥”便是一个例。说遇着荒年，最遭殃的莫过于少女，因为女弱于男，禁不起挨饿，而少女尤甚。天下有这样奥妙的道理吗？其实称男女大欲不遂为“朝饥”，或简称“饥”，是古代的成语。在《国风》称“朝饥”的有

未见君子，惄如调饥。（《周南·汝坟》）

“惄如”当读为惄然，“调饥”即朝饥。下文曰“魴鱼赭尾”，鱼是比男子的，前面讲过了。《左传·哀十七年》：“卫侯贞卜其繇曰：‘如鱼窥尾，衡流而方羊。’”疏引郑众说曰：“鱼肥^③则尾赤，方羊游戏，喻卫侯淫纵。”拿郑众解《左传》的话来和《汝坟》相参证，则朝饥的饥自然指情欲，不指腹欲。称“饥”的则有

泌之洋洋，可以乐饥。（《陈风·衡门》）

乐郑作瘵，鲁、韩并作疗。下文曰：“岂其食鱼，必河之魴？岂其取妻，必齐之姜？”洋洋的泌水，其中多鱼，故可以疗饥。但下文又以食鱼比取妻，则疗饥的真谛还是以疗情欲的饥为妥。既以“饥”或“朝饥”代表情欲未遂，则说到遂欲的行为，他们所用的术语，自然是对“饥”言之则曰“食”，对“朝饥”言之则曰“朝食”了。称“朝食”的例如：

乘我乘驹，朝食于株。（《陈风·株林》）

这诗的本事是灵公淫于夏姬，古今无异说。我以为“朝食”二字即指通淫。《楚辞·天问》里有很好的证据。屈原问禹娶涂山事曰：

禹之力献功，降省下土四方，焉得彼兪山女，而通之于台桑？闵妃匹合，厥身是继，胡维嗜欲同味，而快鼃饱？

饱与继不押韵，当为饲之误。朝鼃古今字，饲与食通，鼃饲即朝食^④。上文曰“通之于台桑”，下文曰“快朝食”，语气一贯。王逸《注》曰：“何特与众人同嗜欲，苟欲饱快一朝之情乎？”虽据误字为说，但不曰饱腹而曰饱情，却抓着屈原的意思了。屈原用“朝食”二字，意指通淫，则《诗》中“朝食”的意义可以类推了。正如朝饥可省为饥，朝食也可省为食。

彼狡童兮，不与我食兮，维子之故，使我不能息兮。（《郑风·狡童》）

息即《葛生》“予美亡此，谁与独息”，《北山》“或息偃在床”之息，所以“不能息”与一章的“不能餐”对举。“不能息”既是不能寢息，则上文“不与我食”便非认为一种隐语不可了。食字的这种用法到汉朝还流行着。

《汉书·外戚传》“房与官对食”《注》载应劭说曰：

“官人自相与为夫妇名对食。”^⑤

这是古人称性交为食的铁证。因而我想把男女的私事很天真的放在口头上讲，只有六朝乐府在这一点上，还保存着

古风，所以《子夜歌》：

谁能思不歌？谁能饥不食？日冥当户倚，惆怅底不忆？

的“饥”“食”似乎也含有某种特殊意义，可与《诗经》《楚辞》《汉书》互证。总之，《候人》“季女斯饥”之饥，由上面各证例看来，当指情欲之饥，是无可疑的。

再把《诗经》中称“鱼”与称“饥”的例合起来看，《汝坟》曰“怒如朝饥”，又曰“鲂鱼赪尾”，《衡门》曰“可以乐饥”，又曰“岂其食鱼”。鱼既是男女互称其配偶的比喻，则为鱼而饥即等于为配偶而饥。试想这饥字若果指口腹之欲而言，那不吓坏人吗？不必追究了。这已经太不成话了。要紧的是记住《候人》也是提到“饥”，又变相的提到“鱼”的，因此那“饥”字也是断断不容有第二种解释的。

以上将本篇中鹑不得鱼的比喻及饥字的含义说明了，意在证明《候人》的曹女是在青春的成熟期中，为一种迫切的要求所驱使，不能自禁，因而犯着伦教的严限，派人去迎候了她所不当迎候的人。这从某种观点看来，是不妨称为淫女的。这是第一点。

《邶风·蟋蟀》篇，毛《序》说是“刺奔女”。《诗》曰“朝济于西，崇朝其雨”，这与《候人》的“荟兮蔚兮，南山朝隤”原是一回事，理由看下文自明。《蟋蟀》又曰：“乃如之人兮，怀婚姻也，大无信也，不知命也。”《候人》曰：“婉兮变兮，季女斯饥。”“怀婚姻”犹之乎《野有死麇》的“怀春”，也与上文所解的“饥”字义相合。由以上两点可以

决定《候人》与《蝦蟆》二诗性质大致相同。因而《蝦蟆》的女子是奔女，《候人》的女子也必与她同类了。这是第二点。

《吕氏春秋·音初篇》曰：

禹行功，见涂山之女。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。涂山氏之女乃命其妾待禹于涂山之阳，女乃作歌，歌曰：“候人兮猗！”实始作为南音。

《楚辞·天问》述这故事颇有微词。原文上面已经引过。为对照的便利计，我们再录一遍。

禹之力献功，降省下土四方，焉得彼姁山女，而通之于台桑？闵妃匹合，厥身是继，胡维嗜欲同味，而快鼃饱（饲）？

曰“通”曰“鼃饱”，都是带褒贬的字眼，这是上文已经证明过的。就全段文字的语气看，屈原的意思也是说禹与涂山氏的结合不大正经。这意见虽不合于传统观念中那位圣王的身分，但并不是怪，因为屈原是生在许多传统观念尚未凝固以前。《吕氏春秋·当务篇》曰：“尧有不慈之名，舜有不孝之行，禹有淫湎之意，汤武有放杀之事。”《庄子·盗跖篇》曰：“尧不慈，舜不孝，禹偏枯，汤放其主，武王伐纣。”马叙伦说“偏枯”是“淫湎”之误，是很对的^⑥。《吕览》《庄子》与屈原的态度一致，确乎代表一部分较老实的，不负托古改制的使命的先秦人对于古事的观念。但是据《音初》篇，本是涂山氏追求禹，所以我想淫湎的罪名与其加在禹身上，不如加在涂山氏身上为较公允。明白了这一点，则

《音初篇》所载的古《候人歌》和《曹风·候人》间的关系便很显著了。曹女因“饥”而候一个人，涂山氏为“快鼃饲”而候禹，候人的动机同，此其一。曹女派“三百赤芾”的“候人”去候他的男子，涂山氏令其妾去候禹，候的方法也同，此其二。曹女与涂山氏的情事如此的肖似，所以诗人即用旧传《候人歌》的典故来咏曹女，以古《候人歌》证曹《候人》诗。涂山氏的行为既有招物议的余地，则曹女的行为可以想见了。这是第三点。

以上用《候人》的本文，《鄘风·蟋蟀篇》，以及古《候人歌》的本事，分别的将《曹风·候人篇》的性质阐明了。现在我们才可以拿它和《高唐赋》比较。

二 候人诗与高唐赋

《文选》江文通《杂体诗》《注》引《宋玉集》曰：

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野。望朝云之馆，有气焉，须臾之间，变化无穷，王问是何气也。玉对曰：“昔先王游于高唐，怠而昼寝，梦见一妇人，自云：‘我帝之季女，名曰瑶姬，未行而亡，封于巫山之台。闻王来游，愿荐枕席。’王因幸之。去乃言：‘妾在巫山之阳，高邱之岵，旦为朝云，暮为行雨，朝朝暮暮，阳台之下。’旦而视之，果如其言。为之立馆，名曰朝云。”这是《宋玉集》中的《高唐赋》所叙的情节，比《文

选》上载的《高唐赋》较详^⑦。拿这和《候人》诗相较，消息相通之处很多。举其荦荦大者：（一）诗曰季女，赋亦曰季女^⑧。（二）诗曰“季女斯饥”，赋曰“愿荐枕席”。（三）诗曰朝隤，赋曰朝云，而《传》、《笺》皆训隤为云，则朝隤即朝云。（四）诗的朝隤在南山，赋的朝云在巫山。（五）据《蝦蟆》“朝隤于西，崇朝其雨”，知《候人》的朝隤也能致雨^⑨；诗之朝隤既能致雨，则赋曰“朝为行云，暮为行雨”，亦与诗合。诗与赋相通之处这样多，我的解释如此。《候人》的“朝隤”与下文“季女”，是一而二，二而一，犹之乎《高唐赋》的朝云便是帝之季女；南山朝隤与巫山朝云都是神话的人物，赋中“须臾之间变化无穷”的朝云是一个女子的化身，诗中“荟兮蔚兮”^⑩的朝隤也是一个女子的化身。因此《候人》末章四句全是用典，用一个古代神话的典故来咏那曹女。惟其是用典，所以乍看不大容易摸着头绪。但是，因为朝隤与朝云两个神话本是一个（起码也有着共同的来源），所以诗意义若嫌朦胧，拿赋来比照一下，便立刻明白了，反之，赋中若有了疑滞，也可借诗来解决。

总之，朝隤与朝云的关系非常密切，密切到几乎融为一体，下面还有更详细的论证。

三 释隤

《蝦蟆》《候人》两诗及《高唐赋》所提到的，有蝦蟆，

有隄，有气，有云。这些名词不能不加以剖析。蜺即虹，虹又名蜺，这是我们早晓得的。但古人每以“云蜺”连称，如《孟子·梁惠王下篇》“如大旱之望云霓”，《离骚》“帅云霓而来御”，“扬云霓之晻晻兮”（霓与蜺同），可知他们认为云蜺是一物了。古人又以“虹气”“云气”连称，如《蜺蜺》《传》“夫妇过礼则虹气盛”，《文选·高唐赋》“其上独有云气”及《庄子·逍遥游篇》“乘云气，负青天”，则对于虹与云与气之间，他们都不加区别了^①。蜺（虹）云气的问题已经解决了。然而隄是什么呢？有以为隄是气的：

《蜺蜺》《传》曰：“隄，升〔气〕^②也。《笺》曰：“朝有升气于西方。”

《周礼·眡祲》先郑《注》曰：“隄，升气也。”

《古微书》引《春秋感精符》宋均《注》曰：“隄谓晕气也。”

有以为云是云：

《候人》《传》曰：“隄，升云也。”《笺》曰：“荟蔚之小云升于南山。”李氏《易传》二引《需卦》荀爽《注》曰：“云上升极则降而为雨，故《诗》云：‘朝隄于西，崇朝其雨。’”

又有以为虹的：

《周礼·眡祲》后郑《注》曰：“隄，虹也。”

隄可训气，可训云，又可训虹，这在一方面坐实了我前面所说的虹、云、气古人不分，在另一方面又证明了虹、云、气与隄原来也是互相通用的名词。